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三

後學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古樂府

遠別離

[士贇曰]樂府遠別離者別離十九曲之一也

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齊賢曰]大司命悲莫悲兮生別離[士贇曰]謝朓詩何爲遠別離漢書班婕妤賦美皇英之女虞兮博物志舜南巡不返葬於蒼梧之野堯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至洞庭之山淚下染竹即斑妃死爲湘水神按地志黃陵廟在潭州湘陰縣北八十里瀟湘之尾洞庭之口廟有晉太康九年碑額曰舜帝二妃之碑此意謂離恨之苦與海水俱深也

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齊賢曰]慘慘無光冥冥晦貌蜀都賦猩猩夜啼注猩猩生交趾封溪似猿人面能言語夜聞其聲如小兒啼呼也[士贇曰]王粲登樓賦步棲遲以徛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楚辭山鬼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鮑照蕪城賦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嘷雨嘯昏見晨起

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雲憑憑兮欲吼怒[齊賢曰]寡婦賦曰仰皇穹兮嘆息注天也左傳震電馮怒杜預曰馮盛也方言曰馮怒也天問曰康回馮怒[士贇曰]楚詞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又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

堯舜當之亦禪禹[齊賢曰]孟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士贇曰]禮記禮器也堯授舜舜授禹

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齊賢曰]楚詞[illegible]

龍失水兮爲螻蟻之所裁蜀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東方朔客難曰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

注贊曰易繫辭君不密則失臣老子輕則失臣劉向說苑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劉向上封事曰人臣操權秉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

或言堯幽囚舜野死

注贊曰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書舜典註曰舜即位五十年巡狩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

九疑聯緜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

齊賢曰漢紀皇祀虞舜于九疑

張揖曰九疑在零陵營道縣文穎曰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如淳曰在蒼梧馮秉縣師古曰蒼梧說是也其下九峯形勢相似故曰九疑山以今郡縣考之九疑山在道州寧遠縣南六十里兩漢之營道師古是文穎之說而馮乘實今江華富川之地去九疑甚遠春陵圖志九疑山亦名蒼梧山一曰朱明峯二曰石城峯三曰石樓峯四曰娥皇峯五曰舜源峯六曰女英峯七曰蕭韶峯八曰桂林峯九曰杞林峯巋然於羣峯之間望之大槩相似茲其爲九疑乎漢書舜重瞳子【士贇曰】後漢地理志零陵郡營道南九疑山舜之所葬郭璞山海經注曰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相州營陽郡記山下有舜祠故老相傳舜登九疑山海經曰蒼梧之丘其中有疑山焉舜之所葬在零陵縣界湘中記九疑山存營道縣北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

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之曰九疑山【士贇曰】帝子即娥皇女英

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 [illegible]

耿耿兮愁[illegible]無聊詩至終[illegible]

制犬權倡天子可爲慟哭者此也楚辭荒忽兮遠望

觀流水兮潺湲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齊賢曰左傳山

崩川竭後漢志零陵陽朔山湘水出以今郡縣考之

湘水出靜江府興安縣海陽山泰史祿自鐔黃分一

泒南下謂之灕水湘水自海陽下全州下永州與瀟

水合又下衡州與蒸水合趨潭州以入于洞庭博物

志曰舜死二妃淚下染竹即斑士贇曰此篇前輩咸

以爲上元間李輔國張后矯帝制遷上皇於西內時

太白有感而作余曰非也爲是說者蓋未嘗以全篇

詩意觀之此詩大意謂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

其權失其權則雖聖哲不能保其社稷妻子焉其禍

有必至之勢也然則此詩之作其在于天寶之末乎

按唐史高力士傳曰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

春秋高朝廷細務問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不暇

耶力士對曰臣間至閣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

又非兵悍且強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

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又帝嘗齋夫同殿力士侍帝曰海内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者帝不悅自是國權卒歸于林甫國忠軍權卒歸于祿山舒翰太白此時熟識時病欲言則懼禍及已不得已而形之詩章聊以致其愛君憂國之志而已所謂皇英之事特借之以引喻發興而曰日曰皇穹者所以比其君而雲則其臣也詩曰日慘慘兮雲冥冥者喻君昏於上而權臣障蔽於下也猩猩啼烟鬼嘯雨者極小人之形容而政亂之甚也我縱言之將何補者太白感嘆之辭謂時事如此矣我縱言之誠恐君不以我爲忠而適以取憎于權臣也夫如是則又將何補哉堯舜當之亦禪禹而下數句乃是太白所欲言之事謂權歸於臣其禍必至于此所引竹書事特起興爾末句曰蒼梧山崩湘水絶竹上之淚乃可滅者自意若曰事若至此是抱萬古之恨與山水而無窮也詩意切直著明流出胷臆非識時[illegible]與於此哉

公無渡河

【王】贊曰援玉僮虎援銛曰公無渡

行亦亦曰箜篌行其始義見崔豹古今

注又琴操九引有箜篌引亦曰公無渡河亦曰箜篌謠乃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子高晨起刺船見一白首狂夫披髮携壺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溺死妻乃援箜篌而鼓之歌曰公無渡河公終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何聲音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其聲語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太白此詩亦祖此意耳

黃河西來決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

齊賢曰山海經穆天子傳爾雅淮南子桑欽酈元諸書皆曰河出崑崙墟色白潛流地中受衆渾濁故色黃河自積石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東過隴西河關縣與洮水合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又東流經天水安定北地朔方郡東轉渠搜縣北南流過五原郡南東過雲中郡南過定襄西河郡東又南過上郡西然後至龍門自積石至龍門三千

餘里〔士贇曰〕山海經河源出崑崙之山桑欽水經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成公綏大河賦曰覽百川之弘壯莫尚美於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登龍門而南遊兮拂華陰與曲阿淩砥柱而激湍兮踰汭洛而揚波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

波滔天堯咨嗟大禹理百川兒啼不窺家殺湍湮洪水九州始蠶麻其害乃去茫然風沙〔齊賢曰〕堯典曰咨四嶽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海賦禹也啓龍門之岝嶺墾陵巒而嶄鑿羣山既畧百川潛渫禹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禹貢桑土既蠶生民詩麻麥幪幪則洪水既平之後九州始蠶麻之驗矣〔士贇曰〕書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

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
注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顧
以大治度水土之功前溝洫志禹堙洪水諸夏又安
江淹詩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易通卦驗曰巽氣
不至則大風揚沙

被髮之叟狂而癡清晨臨流欲奚為旁人不惜妻止之公無渡河苦渡之虎可搏河難馮公果溺死流海湄(齊賢曰)論語暴虎馮河(士贇曰)事見題注有長鯨白齒若雪山公乎公乎挂罥於其間箜篌所悲竟不還(齊賢曰)鯨魚見二卷注雪賦雪山峙於西域海賦或屑沒於黿鼉之穴或挂罥於岑嶅之峯注曰言被漂溺死非一所也漢書塞南越禱祠太乙后土作坎侯坎聲也應劭曰使樂人侯調作之取其坎坎應節因以其姓號為坎侯蘇林曰作箜篌(士贇曰)此篇大意謂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天之作孽不可追也地平天成上下相安之

時乃無故馮河而死是則非所謂自作孽者歟亦可哀而不足恤也矣故詩曰旁人不惜妻止之也是亦諷止當時不靖之人自投憲網者借此為喻云耳

蜀道難 注 [王讚曰] 按王僧虔技録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內有蜀道難因知亦古樂府名

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齊賢曰] 廣記太白嘗為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以刺嚴武後陸暢復為蜀道易易於履平地以佞韋皐皐大喜賜羅八百疋劉向說苑枚乘諫吳王曰必若所欲為危如累卵難於上天

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 [齊賢曰] 揚雄蜀王本紀曰蜀王之先名蠶叢柏灌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民椎髻哤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到蠶叢積三萬四千歲成都記蠶叢之子有柏灌柏灌之後有魚[illegible]山得道乘虎

所去杜宇遂縱鱉皇秦惠王討滅蜀王封公子通爲蜀侯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都城後置蜀郡以李冰爲守冰穿兩江爲人開田百姓享其利蜀人始通中國

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顛

齊賢曰太白山名南中志交趾郡治龍編自興古鳥道四百里史記高祖歌曰羽翼已就橫絕四海九域志峨眉縣去嘉州西九十里峨眉山隷焉士贇曰太白山在洋州眞符縣四百五十里山靣隷鳳翔府山背屬眞符圖經大峨山峨眉縣南百里兩山相對如峨眉記云其山周匝千里有石龕百一十二大洞十二小洞二十八南北有臺

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

齊賢曰昔秦欲伐蜀無路遣人告蜀王曰秦有金牛其糞成金使蜀迎與之蜀王命五丁力士開山取金牛路繞通秦伐蜀取其國號所開路曰金牛蜀王本紀曰天爲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秦王獻美女與蜀王遣五丁迎女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共引蛇山崩壓殺五丁秦

女皆上山化爲石漢書張良說燒絕棧道［士贇曰］輿地廣記大劒山在劒門縣亦名梁山山有小石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昔秦伐蜀不知道遂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糞金欲以遺蜀蜀王負力而貪乃令五丁開道引之秦因使張儀司馬錯引兵尋路滅蜀謂之石牛道梁州圖經云棧道連空極天下之至險興利州至三泉縣橋閣共一萬九千三百八十間護險編欄共四萬七千一百三十四間郡國志褒城縣北口曰斜南口曰褒長四百七十里同爲一谷兩谷高峻褒水所流昔張良送高皇帝至褒中說燒棧道即此地入斜谷路至鳳州界百五十里有棧道二千九百八十九間板閣二千八百九十二間

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齊賢曰］春秋命曆序曰皇伯登出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下上蜀都賦羲和假道於峻岅陽烏回翼乎高標上林賦橫流逆折轉騰潎冽［士贇曰］圖經高標山一名高望

黃鶴之飛

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 一舉千里非白鵠也爾
雅曰猿猨善援郭璞注便攀援五臣注文選曰猿狖
輕捷之獸（士贇曰）後漢地理志曰南中志云朱提縣
西南二里有棠狼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
能得去崔豹古今注馬援武溪深曲曰鳥飛不度獸
不能臨此句意出於此黄鶴飛之至高者猿
猱最便捷者尚不得度則其爲險絶可知 青泥何
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齊賢曰）九域志興州有青泥
嶺山頂常有煙霧霰雪其嶺
上入蜀之路言青泥之路縈紆百步而九折耳（士贇
曰）輿地廣記青泥嶺在沔州長舉縣西北五十里懸
崖萬仞上多雲雨
行者多逢泥淖 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
歎（齊賢曰）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有井絡謂岷
山之精上爲天之井星也甘氏星經曰參十星玉
井四星在參左足下捫參必歷乎井也列子曰昔人
有知不死之道者齊子欲學其道聞其已死乃撫膺

而恨〔士贇曰〕楚辭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倏忽而捫天注人摸也地理志禹貢梁州之域秦地鶉首之次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入參一度古蜀國也宋玉高唐賦股戰脅息漢嚴延年傳豪強脅息顏師古曰脅斂也屏氣而息曹植詩中夜起長歎

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

〔齊賢曰〕自秦入蜀曰西遊〔士贇曰〕漢書傳終軍步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合符軍曰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曹植詩攬衣起西游江淹詩遊子何時還逯劉孝綽詩高枝不可攀

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從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

〔齊賢曰〕蜀記曰昔有人姓杜名宇王蜀號曰望帝宇死俗說云宇化爲子規子規鳥名也蜀人聞子規鳴皆曰望帝也王康琚詩凝霜凋朱顏〔士贇曰〕樂府雉子班古詞云雉子[illegible]飛止黄鵠高飛已千里雄

來飛從𨁝視江瀨新三言詠道經

空山隱鱗兮窮翠崿鮑照詩聽此愁人兮奈何登山臨水得留顏

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齊賢曰杜詩注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江賦砯巖鼓作注砯水擊岩之聲砯普氷切上林賦礧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霆之聲士贇曰木華海賦磊匒匌而相豗注豗擊也越絕書春申君傳李園曰有遠道來詩云胡爲乎泥中

劒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齊賢曰酈道元水經注小劒去大劒三千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劒閣左思蜀都賦曰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張孟陽劒閣銘曰劒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一人荷戟百夫趦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士贇曰楚辭下崢嶸而

無地兮崢嶸高貌爾雅石載土謂之崔嵬漢韓安國傳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張耳陳餘叙傳據國爭權還如豺虎耳**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齊賢曰古猛虎行曰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鵲棲陸士衡猛虎行曰飢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左傳吳爲封豕長蛇楊雄長楊賦曰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吮徂兗切嗽也史天官書秦以兵滅六王幷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士贇曰陸機詩猛虎憑林嘯謝玄暉詩長蛇固能剪**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士贇曰圖經成都郡名錦城古詩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齊賢曰四愁詩側身西望涕沾裳太平廣記云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又請所爲文白出蜀道難示之讀未竟稱歎數四號爲謫仙人士贇曰鮑照詩咨嗟戀景沉又紘

刺史武踞慢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
作蜀道難乃爲房與杜危之也新唐書據范攄雲溪
友議言之耳按唐書摭言載李白始自西蜀至京道
未甚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
曰子謫仙人也按白本傳天寶初因吳筠被召亦至
長安一時往見賀知章則與嚴武帥蜀歲月懸遠嘗見
李集本於蜀道難題下注諷章仇兼瓊也考其年
月近之矣謂危房杜者非也新唐書第弗深考耳沈
存中筆談云前史稱嚴武爲劒南節度不法李白爲
作蜀道難按孟棨所記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名首
詣之白出蜀道難時乃天寶初也嚴武爲劒南乃在
至德以後肅宗時年代甚遠蓋小說所記率多舛訛
今子以何說爲是乎予曰以臆斷之其說皆非也史
不足徵小說傳記反足信乎所謂嘗見李集一本於
蜀道難下注諷章仇兼瓊者山谷黄魯直嘗於宜州
用三錢買雞毛筆爲周惟深作草書蜀道難亦於題
下注云諷章仇兼瓊也然天寶初天下又安四郊無

警劒閣乃長安入蜀之道太白非狂者乃拳拳然欲其嚴劒閣之守不知將何所拒乎以此知其不爲章仇兼瓊也嘗以全篇詩意與唐史參考之是盖太白初聞祿山亂華天子幸蜀時作也若曰爲房琯杜甫章仇兼瓊而作何至始引蠶叢開國終言劒閣之險復及所守匪親化爲豺狼等語哉引喻非倫以是知其不爲章與房杜也按唐史哥舒翰兵敗潼關不守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當時臣庶皆非之馬嵬父老遮道諫曰宫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舍此欲何之又告太子曰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中原百姓誰爲主建寧王倓亦曰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絶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既上至扶風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比至城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大白此時盖亦深知幸蜀之非計欲言則不在其位不言則愛君憂國之情不能自已故作是詩以達意也詩曰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者極路險難之形容言當時欲從君[illegible]難者至蜀之難如上天之難也蠶叢及魚鳧開[illegible]

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者言
爾之蜀僻在一隅自古聲教所不暨雖秦塞之近且
不相通非可為中國帝王之都也西當太白有鳥道
可以橫絕峨眉巔者言五丁未開道之前惟長安正
西太白山僅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之巔非人迹所
可往來也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
者言五丁既開道之後梯棧相連始與秦通令馬安
處於蜀設若險絕棧道則中原道斷矣上有六龍回
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者言其險上際于
天下極于地也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
援者言鳥獸猶憚其險人其可知也青泥何盤盤百
步九折縈巖巒者歷言蜀道險難之所也捫參歷井
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歎者蓋參與井為蜀分野捫
參歷井言環蜀之境道里險難所在皆然令人脅歛
屏氣而息惟有撫膺長歎而已也問君西遊何時還
者君字非泛然而言猶杜子美非征詩恐君有遺失
及君誠中興主之義所謂君者明皇也西遊者西幸
也何時還者言既幸蜀矣何時可還中原而為生靈

之主也畏途巉巖不可攀者此忠臣義士雖欲從君於難道路險阻不可以猝然攀附也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從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者言朝夕之間空山叢林惟有禽鳥飛鳴則人迹之稀少從可知也復申之曰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者言其險之極一言之不足再言之也使人聽此凋朱顏者此乃太白自述感傷於心而形諸顏色也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絶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厓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者備言蜀道險難之狀也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者以喻疏遠之臣若白者雖欲從君於難胡爲而能來也劒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者言賁帝幸蜀者不過謂有劒閣之險而已然太白私憂過計謂險則險矣守關者任非其人如豺狼之反噬是未可知此則尤可憂也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者言蜀與羌夷雜處如虎如蛇朝夕皆當避之或者變生肘腋是又可憂之大者也錦城雖[illegible]樂不如早還家者語意蓋自楚辭招魂中來言[illegible]

都之樂不如早還[illegible]

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者爾用言之不足故三歎

言之以致吾睠戀之意云耳呼詩意亦微而顯者歟

客曰是則然矣上皇西巡南京歌胡爲而作邪予曰

蜀道難是初聞上皇倉猝幸蜀之時太白見得事理

不便者如此情發於中不能已於言也西巡南京歌

是事已定之時代人致頌之詞也成事不說遂事不

諫朝廷處分已定太白不在其位可復更爲異議乎

客又曰太白爲宋中丞撰請都金陵表胡爲稱美蜀

都欲使上皇安居之耶予曰此亦代人之作也操辞

者太白也命意者宋中丞也太白方依於中丞敢不

從中丞之意而自爲異論乎此又不待辯而自明矣

梁甫吟[士贇曰]按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五曲內有梁甫吟行意始於諸葛亮後誰太白繼之耳

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齊賢曰]漢武登封泰山至于梁父九域志兗州有梁

南城諸葛亮嘗登鄧州獨樂山作梁父吟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有此謀相國齊晏子（士贇曰）楚辭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

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寧羞白髮照清水。逢時吐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六百釣。風期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齊賢曰）朝歌在衛州戰國策姚賈曰太公望老婦之逐夫朝歌之廢屠文王用之而王注呂尚爲老婦所逐賣肉於朝歌肉上生臭不售故曰廢屠天問曰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注云呂望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望曰下屠屠牛中屠屠國文王喜載與歸史記西伯將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彪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尚於渭陽與語大

悅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載與歸立爲
師易曰大人虎變左傳曰爭尋常以盡其民注八尺
曰尋倍尋曰常王贊曰史游俠傳呂尚困於棘津漢
書地理志太公呂尚困於棘津臧在瑯琊海曲水經
河水西又東經棘津亭南劉澄之云譙郡鄭縣東北
有棘津亭故邑呂尚所困處也司馬遷云呂望東海
上人也老而無遇以釣干周文王行年五十賣食棘
津七十則屠牛朝歌行年八十釣於渭濵行年九十
身爲帝師易曰君子以經綸或問曰三千六百釣何
謂也予臆曰三千六百釣以指太公八十釣於渭十
年間事也十年三千六百日每日而釣故曰三千六
百釣至九十乃遇文王是十年矣禮記禮運人藏其
心不可測度也
君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準公。
入門不拜騁雄辯。兩女輟洗來趨風。東下齊城七十
二。指揮楚漢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況壯士當

羣雄。(齊賢曰)酈食其高陽人沛公畧地陳留麾下士
適食其里中子酈生謂曰若見沛公曰臣里中
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非
狂騎士言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生生入謁沛公
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生長揖不拜曰公誅秦不宜
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坐高祖隆準而
龍顏左傳郤至見楚子免胄而趨風注疾如風漢書
酈生馮軾下齊城七十餘食其家貧落魄師古曰落
魄失業無次也鄭音薄(士贇曰)史記酈食其初謁沛
公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何如人曰狀貌類大
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使謝曰方以天下為事未暇
見儒人也食其瞋目按劍叱曰吾高陽酒徒也使者
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
恐至失謁沛公遽延入酈生因言六國縱橫時沛公
喜賜酈生食問計號為廣野君劉孝標廣絕交論馳
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雄辯史孔子卒原憲亡在草
澤中李蕭遠運命論張良受黃
我欲攀龍見明主。雷

公砰訇震天鼓 曰班固叙傳曰攀龍附鳳並乘天衢

王充論衡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形又圖一人若力士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椎之 帝傍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閽者怒。〔齊賢曰〕仙傳拾遺木公與一玉女投壺設有不入者天為之噫噓注噫噓開口而笑神異經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梟而脫誤不接者天為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左傳陰陽風雨晦冥毛詩風雨如晦招魂虎豹九關注言天門凡有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關閉離騷曰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余注閶闔天門淮南子排閶闔論天門注云閶闔始升天之門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說文云閶天門閶闔門楚人名門曰閶闔 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齊賢曰〕列子杞國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廢于飲食士贇

曰鄒陽書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於兩主豈不哀哉

猰㺄磨牙競人肉。騶虞不折生草莖。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

齊賢曰長楊賦昔有強秦封豕其士猰㺄其民鑿齒之徒磨牙而爭之爾雅猰㺄類貙虎牙食人迅走山海經云小滅山有獸狀似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猰㺄騶虞仁獸不踐生草詩仁如騶虞尸子曰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彫虎

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

齊賢曰論語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故謂之智下愚之人則矜其豪強如飛廉惡來之徒燕丹子曰死有輕於鴻毛（士贇曰禮記智者過之愚者不及此言智者卷而懷之為甯武子之愚乃為人豪耳漢司馬遷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有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力排南山三士。齊國殺之費二桃。

（士贇曰齊相晏嬰二桃殺 [illegible]

韓下注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咍爾為徒勞漢書周亞夫乘傳至洛陽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士贇曰）咍說文嗤笑也楚人謂相嗤笑曰咍後漢梁竦曰州縣之職徒勞人耳

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劍神物合有時（士贇曰）蜀志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魏伯陽周易參同契曰嗷嗷聲正悲如嬰兒之慕母魏武帝時非風聲正悲張華論劍事見二卷注

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嵲屼當安之齊賢曰屠釣呂尚也尚書邦之杌隉孔安國曰杌隉不安（士贇曰）易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後漢二十八將傳曰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嵲屼不安貌書曰邦之杌隉易曰困于臲卼其義則一皆音五結五骨反此篇意思轉摺甚多蓋太白借此以言志也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是嘆三士之不可復生亦以喻有志之士何時

而遇主也君不見兩段乃太白聊自慰解之辭謂太
公之老食其之狂當時視爲尋常落魄之人猶遇合
如此則爲士者終有遇合之時也我欲攀龍見明主
乃太白於時事有所見而欲告於其君也雷公砰訇
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
冥起風雨以喻權姦女謁用事而政令無常也閶闔
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閽者怒以喻言路壅塞下情
不得以上達而言者往往獲罪下權近也白日不照
吾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者乃太白灼見當時貴妃
國忠林甫祿山竊弄權柄等事禍已胎而未形欲諫
則言無謗而不信倘使其君不鑒吾之誠則正所謂
杞人憂天之類耳猰貐磨牙競人肉騶虞不折生草
楚此乃深嘆當時小人在位爲政害民有如猰貐磨
牙競食人肉使有道之朝則當仁如騶虞雖生草不
履況肯以人肉爲食哉手接飛猱搏雕虎側足焦原
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
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白意蓋謂使當有道之

當卷其智而爲愚乃爲人豪世不我知謂爲眞愚而
輕我如鴻毛然白亦卒不改行者亦見古來三壯士
之功力如此一旦乃相用計殺之特費二桃殊不勞
力白也倘不卷其智而懷之適足使權近得以甘心
馬耳又何補哉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咍爾爲徒勞
者此又白深自慰解之辭謂當國者終須得人爲用
必有遇合之時也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劍神物
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睍睍當安之者此乃
中言有志之士終當如太公食其之感會風雲如神
劍之會合有時也則夫大人君子遭時屯否睍睍不
安者且當安時以俟命可也又德充符曰知不可柰
何而安之若命
唯有德者能之

烏夜啼

士贇曰按樂錄烏夜啼者清商曲也乃周房中樂之遺聲江左所謂梁宋新聲也其辭始於宋臨川王義慶所作宋元嘉中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郡義慶時爲江州相見而

哭文帝聞而怪之召還宅義慶大懼妓妾聞烏夜啼叩齋閤云明日應有赦及旦改南兗州刺史因此作歌故其詞云籠蔥牕不開烏夜啼夜夜望郎來盖詠其妾也太白此詩亦祖此意詞不同耳

黃雲城邉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齊賢曰]啞於雅切不言也又烏格切笑聲[士贇曰]淮南子黃泉之埃上為黃雲江淹詩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 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牕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齊賢曰]鮑明遠詩蛾眉蔽珠櫳玉鉤隔瑣牕[士贇曰]鮑照詩看婦機中織久來時聞君婦閨中孀居獨宿有貞名詩云流涕如雨

烏棲曲[士贇曰]樂録烏栖曲若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 記曰賀知章見太白烏棲曲嘆賞曰此詩可以泣鬼神越絶書曰吳王起姑蘇臺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漢濟南王傳注姑蘇臺一名姑胥臺故胥門外有九曲路乃闔閭遊姑蘇臺以望湖中今隸平江府寰宇記曰西施施其姓也有東施家西施家越絶書曰勾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外紀曰初闔閭起臺於姑蘇山山去國三十五里春夏遊焉夫差高而飾之三年乃成周旋詰屈橫亘五里宮妓千人別立春宵宮為長夜飲造千石酒鍾作天池池中作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為水嬉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宮之楹檻皆珠玉飾之〇王贊曰史記吳破越越進西施請退軍吳王許之王得西施多遊姑蘇伍子胥諫曰臣恐姑蘇不久為麋鹿所遊王不聽

吳歌楚舞歡未畢〇青山欲銜半邊日〇 濟賢曰上林賦吳歈蔡謳奏大呂注吳蔡國名歈謳皆歌也歈音俞招魂宮庭震驚發激

楚五臣云激急也楚舞舞賦云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漢書高祖謂戚夫人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王士贇曰樂録清商曲有子夜吳歌]

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

東方漸高奈樂何。[齊賢曰鮑照觀漏賦曰起攻階而升隩訪金壺之盈闕觀騰波之吞寫視驚箭之登殺項羽歌曰虞兮虞兮奈若何王士贇曰詩云東方明矣此詩雖只樂府然深得國風刺詩之體盛言其美而不美者自見觀者其毋忽諸]

戰城南

士贇曰戰城南者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之一也古辭云戰城南死郭北野不塟烏可食此言野死不得塟爲烏鳥所食願爲忠臣義士朝出戰而暮不得歸後來作者皆體此意魏曰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也吳曰克皖城言孫權勝魏武於此城也晉曰景龍飛言景帝也梁曰漢果流言克魯山城也北齊曰立武

曰彥沙苑言太祖作齊軍十萬於沙苑神武

身適也太白此作則又指當時之事而言也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葱河道（齊賢曰）漢地志代郡桑乾縣音干言與突厥戰後漢書注葱嶺山名其山生葱故名唐地志安西郡去葱嶺七百里言與吐蕃戰（士贇曰）唐書王忠嗣傳天寶元年北討奚契丹戰桑乾河三遇三克耀武漢北高會而還李嗣業傳初討勃律通道葱嶺水經曰河水又南入葱嶺山酈道元注曰河水重源有三非爲二也一源西水捐毒之國葱嶺之上西出休循二百餘里皆故塞種也南屬葱嶺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葱嶺其山多大葱又逕難兜國北非接休循西南去罽賓國三百四十里

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齊賢曰）九域志安西都護府領月支條支部落唐條支都督府以訶達羅支國伏寶瑟顛城置漢武帝紀注天山即祁連也匈奴謂天爲祁連西域傳天山冬夏有雪士贇曰漢書條支國臨西海又霍去病傳至

祁連通典唐置北庭節度防制突厥統瀚海天山伊吾三軍屯伊西二州之境治北庭都護府兵二萬人

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士贇曰）後漢西域傳陳忠疏曰折衝萬里震怖匈奴漢嚴助傳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詩閟宮箋曰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

匈奴以殺戮爲耕作古來唯見白骨黃沙田（齊賢曰）蔡琰胡笳十七拍曰塞上黃蒿兮枝枯葉乾沙塲白骨兮刀痕箭瘢王僧達詩黃沙千里昏（士贇曰）史匈奴傳匈奴無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王粲詩白骨平原滿

秦家築城避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然烽火然不息征戰無已時（齊賢曰）始皇三十四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居之漢光武紀修烽炬注前書音義曰邊方備警作高土臺臺上

之以相告曰烽火多積薪寇至則燔之望其煙曰燧
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廣雅曰鐎笓籠也唐六典曰鎭
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其逼邊者築城以致
之其放煙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每日初夜舉一
炬謂之平安火餘則隨寇多少爲差（士贇曰）史匈奴
傳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　野戰格鬪死敗馬號
以拒胡漢書烽火通甘泉宮
鳴向天悲烏鳶啄人腸銜飛上掛枯樹枝士卒塗草
莽將軍空爾爲（齊賢曰）相抱而殺之曰格陳琳作飲馬長城窟行云男兒寧當格鬪死何
能怫鬱長城道陶潛詩馬爲仰天鳴（士贇曰）此兩句
是採摘古戰城南詞中語漢蕭何傳曹參有野戰畧
地之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司馬相如檄曰
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王粲詩惜哉空爾爲　乃知
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齊賢曰）太公六韜曰聖人號兵爲凶

器不得已而用之〔士贇曰〕史越世家范蠡曰兵者凶
器也老子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
之開元天寶中上好邊功征
伐無時此詩盖有所諷者也

將進酒〔士贇曰〕將進酒者漢短簫鐃歌二十二
曲之一也魏曰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
定關中也吳曰章洪德言孫權之德也晉曰因
時運言時運之變聖德潛施也梁曰石首篇言
平京城廢東昏也北齊曰破侯景言清河王岳
殄侯景復河南也後周曰取巴蜀言太祖遣軍
平定蜀地也唐時遺音尚存
太白塡之以伸已之意耳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廻〔齊賢曰〕曹植詩
日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士
贇曰〕山海經河源出崑崙之上君不見高堂明鏡悲
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齊賢曰〕陸機詩朱顏收紅藻[illegible]

歸詩云欲知……
老爲視鏡中絲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
月(齊賢曰)江文通詩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士贇
曰)漢王褒頌曰共得意如此鮑照詩人生貴得意
懷願待君申列子曰子產有兄曰公孫朝好酒聚酒
千鍾積麴成封子產以爲戚因告以禮義之言朝曰
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
生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熟
念哉而欲尊禮義以誇人吾以此爲弗若死矣爲欲
盡一生之歡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不遑憂聲
名之醜也此篇詩意全出於此後漢趙孝趙禮顯宗
嘉兄弟篤行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
對飲相對盡歡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
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齊賢曰)太白上裴長史
書曰昔東遊維揚不逾
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曹植詩
烹羊宰肥牛(士贇曰)晉孫登曰人生而有才而不用

其才果在於用其才史貨殖傳曰范蠡之陶爲朱公善治生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漢楊惲書曰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古詩有云爲樂當及時

岑夫子丹丘生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側耳聽

齊賢曰杜工部詩多與岑參唱和且有詩云岑生多新語性亦嗜醇酎岑夫子必此人也丹丘生即元丹丘太白有元丹丘山居詩序曰元丹丘家頴陽新卜別業其地非倚馬嶺連峯嵩丘南瞻鹿臺極目汝海士贇曰記孔子閒居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

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

齊賢曰晉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士贇曰語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古詩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謝玄

埤詩世祀
忽寂寞

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讙謔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齊賢曰曹子建封陳王爲名都篇曰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注平樂觀名詩善戲謔兮箋云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又酌言嘗之酌言獻之酌言酢之酌言醻之

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齊賢曰史記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西京雜記相如初與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悶以所著鷫鸘裘就楊昌貰酒爲歡又賀知章一見太白以金龜換酒與飲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士贇曰五花馬言其毛色也如九花三花之類老杜詩亦曰五花散作雲滿身又个个五花紋其義並出于隋丹元子步天歌曰五个吐花王良星注云王良五星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其星動爲策馬故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謂馬之紋上應星宿也杜注無擧此者故并

及之五臣文選曹植詩絃歌蕩思誰與銷愁此篇雖似任達放浪然太白素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亦自慰解之詞耳

行行且遊獵篇（士贇曰行行且遊獵即征戍十五曲中之校獵曲也

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但將遊獵誇輕趫胡馬秋肥宜白草騎來躡影何矜驕（齊賢曰長楊賦永無邊城之災南史沈慶之手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字西都賦趫悍虓豁趙充國曰秋馬肥變必起矣曹子建七啓曰忽躡影而輕鶩注影日景也躡言疾也尚書驕淫矜侉（士贇曰北齊盧潛與弟子邃少為崔昂所知云此兒李足為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古詩胡馬依北風漢明帝欲征匈奴竇固曰塞外草美馬不須穀金鞭拂雪揮鳴鞘半酣呼鷹出遠郊弓彎滿月不虛發

雙鶬迸落連飛髇荆州築臺名呼鷹周禮近郊十二
遠郊二十而三弓引滿如月之圓發而必中西都賦
雙鶬下爾雅下落也髇呼交切魏百官名曰三公拜
賜髇尾髇箭十二枝士贇曰滿月者彎弓圓滿之狀
西都賦曰機不虛掎中必疊雙注曰不虛發也列子
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
於青雲之際飛髇鳴鏑也釋髇箭音許交反海邊觀
者皆辟易猛氣英風振沙磧儒生不及遊俠人白首
下帷復何益齊賢曰漢書注辟易言開張而失其本
處唐書音義曰水所有石曰磧沙州有
磧長五百里廣五十里西都賦曰都邑遊俠張趙之
倫白馬篇曰幽并遊俠兒董仲舒下帷讀書士贇曰
漢書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選西征賦出申威
於河外何猛氣之咆勃蔡邕撰庾侯碑曰英風發於
天骨孔稚圭北山移文曰張英風於海甸阮籍詩英
風截雲霓漢書曰秦地豪傑則遊俠通姦班固西都

賦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班固漢書贊曰布衣遊俠劇孟之徒也漢書獻帝詔曰耆儒結童入學白首空歸漢董仲舒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古詩虛名復何益天寶以後上好邊功武士得志儒生罕得進用太白號爲儒者亦自嘆云耳

飛龍引二首（士贇曰飛龍引者古樂府魚龍六曲之一此詞專言黃帝鼎湖丹成騎龍上昇之事）

黃帝鑄鼎於荊山鍊丹砂丹砂成黃金騎龍飛上太清家雲愁海思令人嗟（齊賢曰史記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成有龍垂鬍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抱朴子曰黃金入火百鍊不銷埋之畢天不朽金丹燒之愈久變化愈妙

升仙上士也……

千歲以還下士也又曰服神丹令人壽無窮乘雲駕龍上下太清黃帝以傳玄子戒曰此道至重必以授賢苟非其人雖積金如山勿以告之(士贇曰)史封禪書李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

宮中綵女顏如花黃帝是也虞羲詩瀚海愁雲生

飄然揮手凌紫霞(齊賢曰)詩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紫霞見上(士贇曰)鮑照詩神仙神丹戲紫房紫房綵女弄明璫宋玉神女賦燁乎如花陸機詩揮手如振素劉楨詩奮翅凌紫氛

從風縱體登鸞車登鸞車侍軒轅遨遊青天中其樂不可言(齊賢曰)離騷鳴玉鸞之啾啾韓詩外傳曰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許慎云鸞以象馬之聲五臣云車鈴也黃帝姓公孫始作車天下號之爲軒轅(士贇曰)張衡

西京賦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罷皇甫謐云黄帝生於壽丘長於姬水因以爲姓居軒轅之丘因以爲名又以爲號張晏曰作軒冕之服故謂之軒轅

其二

鼎湖流水清且閑軒轅去時有弓劍古人傳道留其間齊賢曰九域志鼎湖在陝州史黄帝騎龍上天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髯墮黄帝之弓抱朴子黄帝自擇亡日至七十日去七十日還葬喬山陵崩墓宂無尸但劍舄在士贇曰古臨高臺詞云臺下清水清且寒陸機詩惠心清且閑列仙傳曰軒轅自擇亡日與羣臣辭還葬橋山山崩棺空唯有劍舄在棺焉又漢武帝因巡朔方還祭黄帝於橋山上曰吾聞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黄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

後宮嬋娟多花顏乘鸞飛煙亦不還齊賢曰文

乘鸞向煙霧王粲詩揮涕獨不還騎龍攀天造天闕

造天闕聞天語齊賢曰史天官書曰北辰一名天關士贇曰抱朴子曰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便謂黃帝單行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於荆山之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黃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非單行得仙之由也楚辭攀天階而下視東漢書皇后紀夢攀天而上晉天文志牛六星天之關梁又南北兩河各三星分夾東井一曰天高天之闕門主關梁又東方角二星為天關其間天門其內天庭也曹植遠遊詩靈鼇戴方丈神嶽儼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

長雲河車載玉女載玉女過紫皇齊賢曰大人賦曰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紫皇紫微宮大帝也士贇曰晉天文志中宮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曰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即所謂紫皇也

紫皇乃賜白兎所擣之藥方後天而老凋

三光(齊賢曰)傳玄擬天問曰月中何有白兎擣藥(士贇曰)古詩云採取神藥高山端白兎擣蝦蟆丸漢武帝內傳西王母謂武帝曰太上之藥乃有風實雲子玉津金漿有得服之後天而老竭三光者言三光有時竭落而此之眞身則長存也

下視瑤池見王母蛾眉蕭颯如秋霜(齊賢曰)周穆王觴王母於瑤池之上大人賦曰吾乃今日覩西王母皬然白首(士贇曰)大人賦張揖注曰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頭暠暠然白首詩螓首蛾眉

天馬歌(士贇曰)天馬歌者古樂府車馬六曲之一漢郊祀樂歌亦有天馬之歌乃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及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太白此辭其製恐不出此

天馬來出月氏窟背爲虎文龍翼骨嘶青雲振綠髮蘭筋權奇走滅沒(齊賢曰)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間

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其衆小者不能去保南山羌號小月支長楊賦西壓月窟漢天馬歌騁騮駿驥虎脊龍文武帝詩西域大宛馬虎脊魚目龍文鳳頸尾如蒲梢安驥書曰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漢書天馬歌曰志俶儻精權奇赭白馬賦曰雄志倜儻精權奇兮又曰驅騖迅於滅沒伯樂曰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相馬經曰一筋從玄中出曰蘭玄巾者目上陷如井字整蘭筋見選孔璋書(士贇曰)漢西域贊孝武之世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廣門

騰崑崙歷西極四足無一蹶(齊賢曰)漢郊祀志天馬來窮西極離騷曰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士贇曰)漢志渥洼神馬歌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來開遠門竦予身逝崐崘天馬來龍之媒遊閶闔觀玉臺

雞鳴刷燕晡秣越神行電邁躡慌惚(齊賢曰)赭白馬賦曰旦刷幽燕晝秣荊越魏都賦刷馬江州毛

詩言秣其馬杜預曰以粟飯馬曰秣（士贇曰）李尤七歎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若盜野騰駒也赭白馬賦窮神行之軌躅天馬呼飛龍趨目明長庚臆雙鳧尾如流星首渴烏口噴紅光汗溝珠（齊賢曰）渥洼馬樂章曰今安匹龍為友赭白馬賦曰欻聳擢以鴻驚時蘧畧而龍翥西京賦萬騎龍趨楚辭長庚以繼日長庚太白星也謂眼如長庚星有光曜安驥書曰雙鳧胷兩邊肉如鳧鳧閒所開視之如雙鳧欲向上又曰頭宜少肉如剝兎頭口中色欲鮮明舌欲方而薄長而大色如朱李蘭刻漏法曰以銅為渴烏渴烏猶剝兎云傅玄乘輿馬賦曰頭似削成尾如植髮赭白馬賦曰膺門沐赭汗溝走血（士贇曰）赭白馬賦水軼驚鳥言頸項如鳧鳧也後漢張讓趙忠說靈帝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注曰翻車設機以引水渴烏為曲筒氣接水上此用其字謂馬昂首如渴烏之狀也伯樂相馬經曰膺門

曾陪時龍躡天衢羈金絡月照皇都逸氣稜稜

九區白璧如山誰敢沽（齊賢曰）易曰時乘大龍以天薦禰衡表曰龍躍天衢

逸曰轡在口爲羈絡在頭爲羈曹子建白馬篇曰白馬飾金羈說文曰羈絡頭古日出東門行曰黃金絡馬頭排白馬賦曰兩權協月相馬經曰權類權欲滿如月燕城賦稜稜霜氣（士贇曰）易曰何天之衢亨梁元帝紫騮馬詩金絡飾連錢論語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

回頭笑紫燕

但覺爾輩愚（齊賢曰）劉邵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兎奚斯常驪紫燕西京雜記曰文帝有良馬九匹一名飛燕騮（士贇曰）尸子曰我得民而治則馬有紫燕蘭池赭白馬賦將使紫燕騈衡綠蛇衛轂

天馬奔戀君軒駷躍驚矯浮雲翻（齊賢曰）漢武紀李廣利斬大宛王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種前肩髆出汗如血魏志曰駑馬戀棧豆駷荀勇切鮑

明遠東武吟曰瘦馬戀君軒〔王贊曰〕漢天馬歌曰躡浮雲兮晻上馳萬里足躑躅遙瞻

閶闔門不逢寒風子誰採逸景孫白雲在青天丘陵

遠崔嵬〔齊賢曰〕司馬紹統詩曰撫劒起躑躅說文蹢躅住足也躑躅與蹢躅同天馬樂章曰游閶

闔觀玉臺〔王贊曰〕仙傳拾遺周穆王乘八駿之馬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

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易山川丘陵也詩維山崔嵬穆天子傳西王母謠曰白雲在天丘陵自出

鹽車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樂翦拂中道遺〔齊賢曰〕戰國策騏驥之齒長服鹽車而上太行白汗交流負轅而不能進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

幂之騏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見伯樂之知己也伍子胥曰吾日暮塗遠故倒行而逆施之非史盧思道

曰翦拂吹噓長其光價絕交論曰翦拂少盡其力老

棄之願逢田子方惻然爲我悲[illegible]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其御曰此何馬也曰公家畜也疲而不用故山之子方喟然歎曰少盡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不爲束帛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焉

雖有玉山禾不能療苦飢〔齊賢〕曰七命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李善注瓊山即崑崙山山海經曰崑崙山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士贇〕曰鮑照詩誠不及青鳥遠食玉山禾古豔歌曰腸中常苦飢

嚴霜五月凋桂枝伏櫪銜冤摧河眉請君贖獻穆天子猶堪弄影舞瑤池〔齊賢〕曰莊子伯樂曰我善教馬編之皁棧司馬彪音義曰棧櫪也皁也若櫪牀施之濕地史記造父取桃林驊騮騄駬獻之穆王王使造父爲御西巡狩見王母於瑤池之上〔士贇〕曰沈約詩秋風生桂枝魏武帝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列子周穆王命駕八駿之乘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鮑照舞鶴賦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

而臨霞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瑶池此篇盖爲逸羣絶倫之士不遇知巳者歎亦自自傷其不用於世而求知於人也歟

行路難（齊賢曰）晉山松傳舊歌有行路難曲詞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士贇曰）行路難者古樂府道路六曲之一亦有變行路難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齊賢曰）曹子建詩美酒斗十千晉何曾日食萬錢（士贇曰）曹植樂府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謝靈運詩金樽盈清醑詩云清酒百壺張衡詩何以贈之雙玉盤南都賦珍羞琅玕充溢圓方

停杯投筯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齊賢曰）古詩四顧何茫然（士贇曰）鮑詩拔劍不能食擊柱長嘆息列子子茫然自失莊子目茫然無見色若死厭世說衛

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閒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齊賢曰)廣河至冬寒即凍徹底九域志太行在懷州澤州歐陽堅石詩不上太行險誰知斯路難晉明帝曰只聞人自長安來不聞人自日邊來後人遂以日邊爲帝都(士贇曰)鮑照舞鶴賦冰塞長川雪滿羣山行路難行路難多岐路今安在(齊賢曰)列子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士贇曰)列子楊子之隣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鮑照詩壯士皆死盡餘人安在哉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齊賢曰)南史宗慤傳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士贇曰)古詩菟絲生有特夫婦會有宜海賦掛帆席馬融廣成頌然後方餘皇連舼舟張雲帆施蜺幬成公綏

嘯賦浮滄海以游志

其二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狗賭梨栗彈劍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齊賢曰杜預左傳注曰二十五家社杜九域志京兆府治長安萬年二縣南都賦侯桃梨栗史記馮驩彈其劍而歌曰彈鋏歸來兮食無魚鄒陽曰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卿忌賈生（齊賢曰史韓信淮陰人淮陰少年侮信曰若雖長大好帶劍怯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胯下一熟視俛出胯下一市皆笑信以爲怯司馬彪曰九夫爲井井有市鮑明遠詩營營市井人漢書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

言賈生盡爲之對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
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賈生任公卿之位
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洛陽之
人最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
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君不**
見昔時燕家重郭隗擁篲折節無嫌猜劇辛樂毅感
恩分輸肝剖膽效英才昭王白骨縈爛草誰人更掃
黃金臺行路難歸去來〔齊賢〕曰史記燕昭王問郭隗
曰齊因孤國亂而襲破燕誠
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隗曰王必
欲致士先從隗始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
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
辛自趙往行旣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
而受業江文通恨賦試望平原蔓草縈骨上谷圖經
曰黃金臺在易水南十八里古有行路難詩陶潛有

歸去來辭〔士贇曰〕鮑照詩時起黃金臺李善引王隱晉書曰段匹磾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鮑照詩明慮自

天斷不受外嫌猜

其三

有耳莫洗穎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齊賢曰〕琴操堯大許由之志禅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而洗耳逸士傳曰堯遜天下於許由由逃之巢父聞而洗耳於河濵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諌武王平商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詩曰山有蕨薇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士贇曰〕選蔡邕撰陳太丘碑文含光醇德為士作程老子曰無名天地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齊賢曰〕史記蔡

法令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
楚地數於千里持戟百萬白起一戰舉鄢郢以燒夷
陵再戰并蜀漢以越韓魏攻強趙坑馬服功成矣而
賜劒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
重罷無能廢無用南收揚越北并陳蔡破橫合從功
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以亡爲
存因辱爲榮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吳越成霸功已彰
而信矣勾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
於此(士贇曰)陶潛詩曰賢達無奈何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

齊賢曰伍子胥諫王釋齊而先越太宰嚭受越賂讒子胥賜屬
鏤之劒子胥告舍人曰必抉吾眼懸吳東門以觀越
之滅吳乃自剄王聞之怒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
之江中應劭曰鴟夷榼形以馬革爲之屈原見上(王
贇曰)史屈原名平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
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

色憔悴形容枯槁於是
懷石自投汨羅以死

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税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齊賢曰晉陸機字士衡有異才成都王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北中郎將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宦人孟玖譖機於穎穎怒使牽秀密收機機神色自若既而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史李斯楚上蔡人西說秦王爲丞相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税駕也及二世元年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黄犬俱

上稅舍而放李斯曰稅舍也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

生秋風忽憶江東行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齊賢曰晉書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清才善屬文而任縱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語欲求去意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鱠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外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

長相思

士贇曰樂府怨思二十五曲其一曰長相思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闌微霜淒淒簟色寒

孤燈不明思欲絕卷帷望月空長歎美人如花隔雲
端（齊賢曰）張平子四愁詩我所思兮在太山炙轂子
曰絡緯莎雞古今注曰促織一名絡緯以其鳴如
紡績織緯也戴延之西征記曰太極殿上有金井闌
金博山鹿盧蛟龍負山於井上詩云有美一人（士贇
曰）晉書樂志曰後園鑿井銀作牀銀牀井闌也曹植
詩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枚乘詩美人在雲端宋
玉神女賦美貌橫生
曄乎如花溫乎如瑩
上有青冥之長天下有淥水之
波瀾（齊賢曰）楚辭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
（士贇曰）鍾會集言程盛曰丹霄之鳳青冥之龍
選王儉文集序勗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
期注青冥雲也何晏景福殿賦淥水浩浩
天長路
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長相思摧心肝（齊賢曰
蔡琰胡
笳曰關山阻脩兮行路難歐陽建詩曰痛哭摧心肝
[illegible]

能得見敏於夢中徃但行至半途即迷不知路遂迴如此者三古歌曰

大憂摧人肺肝心

上留田行〔士贇曰〕王僧虔技録曰上留田行者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之一也崔豹古今注曰上留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隣人爲其弟作悲歌以風其兄故曰上留田曲

行至上留田孤墳何崢嶸積此萬古恨春草不復生悲風四邊來腸斷白楊聲〔齊賢曰〕古今注上留田地名其地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隣人爲其弟作悲歌以諷其兄故曰上留田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士贇曰〕何遜詩行路一孤墳路成墳已毀崢嶸高貌梁簡文帝文千齡俱盡萬古誰留江淹詩曰行子腸斷借問誰

家地埋沒蒿里塋古老向余言言是上留田(齊賢曰)七哀詩借問誰家墳顏師古曰死人之里謂之蒿里或云下里(士贇曰)崔豹古今注田横門人蒿里歌曰蒿里誰家地聚歛精魄無賢愚諸葛亮梁父吟步出齊東門遥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墳田疆古冶氏古蓬科馬鬣今已平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於此舉銘旌(齊賢曰)禮記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防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馬鬣封之謂也檀弓曰銘者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士贇曰)此篇主意正在此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於此舉銘旌兩句然與古今注異又不明載是何人姑闕以俟知者　一鳥死百鳥鳴一獸走百獸驚桓山之禽別離苦欲去迴翔不能

征 三年問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
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
越月踰時焉則必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
踟蹰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
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
人之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
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
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後漢書地理志永昌郡
北蘇楪榆註云廣志曰有弔鳥山縣西北八十里在
阜山衆鳥千百羣共會鳴呼啁哳每歲十月八日晦
望至集六日則止歲凡六至雉雀來弔特悲其方人
夜然火伺取無嗉不食者以爲義鳥則不取也俗言
鳳凰死於此山故衆鳥來弔劉向說苑孔子晨立堂
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
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爲
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
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

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荊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顦顇西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

齊賢曰續齊諧記京兆人田眞兄弟三人共分財各居堂前有一株紫荊花甚茂共議破爲三三待明截之忽一夕樹即枯死眞見之驚謂諸弟曰木本同株當分析便憔悴況人兄弟孔懷而可離是人不如樹木也兄弟相感而更合交柯之木出琅山安都縣兩樹相生一樹枯則一樹生如是歲更不俱生俱枯也左昭公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

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

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

夫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

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

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爲晉星〔士贇曰〕曹植詩倉

卒骨肉情漢書燕王旦回令王骨肉至親蘇武詩曰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李善曰骨肉 孤竹延陵讓

謂兄弟也揚雄長楊賦曰天兵四臨

國揚名高風緬邈頹波激清 齊賢曰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

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

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史世家吳二

十五年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

次曰餘眛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

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

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

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

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欲立之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韋昭注國語曰緬猶邈也【王贊曰】孝經安親揚名晉陶潛傳史臣曰激清風於來葉

尺布之謠塞耳不能聽【齊賢曰】史孝文時淮南厲王長犯不軌徙蜀不食死輜中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乃嘆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貪淮南王地耶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城而追尊諡淮南王長為厲王【士贇曰】此篇主意全在孤竹延陵讓國揚名尺布之謠塞耳不能聽數句非泛然之作蓋當時有所風刺以唐史至德間事考之其為嘆廷瑶李成式皇甫銑輩受肅宗風旨以謀激永王璘之反而執殺之太白目擊其時事故作是詩歟

春日行（士贇曰春日行……景二十五曲之一也）

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佳人當窻弄白日絃將手語彈鳴箏（齊賢曰玉帝吟曰上景發晨暉壹霄鬱紫清楚辭挾秦箏而彈徵（士贇曰鮑照詩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窻繡窻金蓮花桂柱玉盤龍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衣裳當戶理清曲古詩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窻牖又曰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春風吹落君王耳此曲乃是昇天行因出天池泛蓬瀛樓臺蹙沓波浪驚（齊賢曰鮑明遠樂府有升天行蓬瀛蓬萊瀛洲也漢武於建章宮北治大地漸臺高二十餘丈名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士贇曰選古詩誰能歌此曲樂府升天行鮑照作言學仙者莊子南溟者天池也）三千雙蛾獻歌笑撾鐘考鼓宮

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欲立之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韋昭注國語曰緬猶邈也〔士贇曰〕孝經安親揚名晉陶潛傳史臣曰激清風於來葉

尺布之謠塞耳不能聽〔齊賢曰〕史孝文時淮南厲王長犯不軌徙蜀不食死輜中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乃嘆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貪淮南王地耶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城而追尊謚淮南王長爲厲王〔士贇曰〕此篇主意全在孤竹延陵讓國揚名尺布之謠塞耳不能聽數句非泛然之作蓋當時有所風刺以唐史至德間事考之其爲啖廷瑶李成式皇甫銑輩受肅宗風旨以謀激永王璘之反而執殺之太白目擊其時事故作是詩歟

春日行（士贇曰）春日行……景二十五曲之一也

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佳人當窻弄白日絃將手語彈鳴箏（齊賢曰）玉帝吟曰上景發晨輝壹霄鬱紫清楚辭挾秦箏而彈徵（士贇曰）鮑照詩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窻繡窻金蓮花柱柱玉盤龍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衣裳當户理清曲古詩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窻牖又曰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春風吹落君王耳此曲乃是昇天行因出天池泛蓬瀛樓臺颷沓波浪驚（齊賢曰）鮑明遠樂府有升天行蓬瀛蓬萊瀛洲也漢武於建章宮北治大地漸臺高二十餘丈名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士贇曰）選古詩誰能歌此曲樂府升天行鮑照作言學仙者莊子南溟者天池也三千雙蛾獻歌笑撾鐘考鼓宮

殿傾萬姓聚舞歌太平我無爲人自寧齊賢曰雙蛾蛾眉也後漢禰衡撾鼓老子曰我無爲民自正士贇曰莊子獻笑不及排詩云子有鐘鼓弗鼓弗考書萬姓悅服詩旣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莊子曰鼓歌以舞之又曰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董仲舒策制曰三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

十六帝欲相迎仙人飄颻下雲軿帝不去留鎬京齊賢曰太白送權十一序曰吾素受寶訣爲三十六帝之外臣雲軿以雲爲車也毛詩王居鎬京士贇曰三十六帝乃三十六天帝若也見道書詩文王有聲鎬京辟廱注云武王作邑於鎬京

安能爲軒轅獨往入窅冥小臣拜獻南山壽陛下萬古垂鴻名齊賢曰軒轅黃帝名帝鑄鼎鼎成乘龍上天窅冥杳冥

光詩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士贇曰莊子黃帝問

廣成子在崆峒之上往見之問至道之情廣成子曰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窅冥之門也至彼至陰之原也禮記小臣廉司馬相如封禪書前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

前有樽酒行（士贇曰）前有樽酒行者卽樂府觴酌十曲之前有一樽酒也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樽淥酒生微波落花紛紛稍覺多美人欲醉朱顏酡（齊賢曰）江文通詩金樽坐含霜曹子建樂府曰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吳都賦曰飛輕軒而酌淥醽湘州記湘州臨水縣有酃湖取水爲酒宋玉招魂曰美人既醉朱顏酡（士贇曰）鮑照詩春風太多情謝靈運詩金樽盈清醑盛弘之荊州記曰淥水出豫章郡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井官取水爲酒與湘東酃湖年常獻之世稱酃醁酒爾鮑照詩暉暉朱顏酡韻釋飲而面赭曰酡

青軒桃李能幾何流光欺人忽蹉跎（齊賢曰）謝叔原詩良遊常

蹉跎（士贇曰）江淹詩桃與李兮嬌上春逸詩人壽幾何曹操詩對酒當歌人生幾何選古詩流光正徘徊世說周處嘆日年已蹉跎

君起舞日西夕當年意氣不肯平白髮如絲歎何益（士贇曰）漢書酒酣上自高歌起舞又莊舞項伯亦起舞祖逖傳劉琨因起舞詩云日之夕矣漢書李廣意氣自如匡衡傳曰意氣未能平也古詩虛名復何益

其二

琴奏龍門之綠桐玉壺美酒清若空（齊賢曰）九域志龍門縣在河中府東北百八十里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使琴摯斫斬以爲琴注摯師摯選詩清如玉壺冰（士贇曰）周禮大司樂龍門之琴ヶ於宗廟中奏之詩云清酒百壺曹植詩美酒斗十千

催絃拂柱與君歡看朱成碧顏始紅（士贇曰）侯瓘箏賦急絃[illegible]

催絃急管爲君舞 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

君今不醉將安歸（齊賢曰）古樂府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漢司馬相如傳卓文君奔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賣乃令文君當壚師古曰賣酒之處以土爲壚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似鍛爐俗學者皆謂當壚爲對溫酒火爐失其義矣詩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士贇曰）神女賦須臾之間美貌橫生爗乎如花溫乎如瑩曹植詩羅衣何飄飄洛神賦被羅衣之璀璨兮古詩被服羅衣裳當戶理清白漢書息夫躬絕命辭玄雲泱鬱將安歸晉謝安曰如此將安歸耶

夜坐吟

（士贇曰）夜坐吟者樂府夜景二十五曲之一也

冬夜夜寒覺夜長沈吟久坐坐北堂（齊賢曰）傷歌行曰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謝惠連詩沈吟爲爾感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注背北堂也（士贇曰）古詩天寒知夜長曹操

詩沉吟至今 氷合井泉月入閨金缸青凝照悲啼金缸滅啼轉多掩妾淚聽君歌齊賢曰缸古雙切西都賦金缸銜壁漢書孝成趙皇后弟爲昭儀居昭陽殿其壁帶往往爲黃金缸函藍田璧士贇曰鮑照詩軍井氷晝結土馬氈夜重西都賦注呂延濟曰金缸燈盞也潘岳笙賦衆滿堂而飲酒獨向隅而掩淚 歌有聲妾有情情聲合兩無違士贇曰詩大序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一語不入意從君萬曲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梁塵飛齊賢曰陸士衡擬古再唱梁塵飛七畧云漢興魯人虞興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士贇曰鮑照詩萬曲不關心一曲動情多欲知情厚薄更聽此聲過前有樽酒行夜坐吟三篇鮑照樂府白紵詞體也老杜所謂俊逸鮑參軍者是矣

野田黃雀行〔士贇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內有野田黃雀行乃晉樂奏也晉曰伯益言赤烏銜書有周以興今聖王受命神雀來也雀一作爵

遊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燕吳宮火起焚巢窠炎洲逐翠遭網羅〔齊賢曰〕吳都賦翡翠列巢以重行注翡翠巢於樹顛生子吏稍徙下其巢子大未飛便取之出交趾鬱林郡六帖云秦始皇時吳宮守吏以火照燕巢因燒吳宮東方朔十洲記云炎洲在南海中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有火林山鄭康成曰獸罟曰罝罘鳥罟曰羅網〔士贇曰〕郭璞翠贊翠雀鷸鳥越在南海羽不供用肉不足宰懷璧其罪賈害以罙越絕書外傳記吳地傳西宮在長秋周一里二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宮者照燕失火燒之鮑照詩曰猶勝吳宮燕無罪得焚巢蕭條兩翅蓬蒿下縱有鷹鸇奈若何〔齊賢曰〕莊子斥鴳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

下翔翔蓬蒿之間爾雅鷹鶆鳩鸇鷂屬晨風也詩云鴥彼晨風(士贇曰)左傳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史項羽詩曰虞兮虞兮奈若何

箜篌謠(齊賢曰)古今注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士贇曰)琴操五十七曲九引內有箜篌引亦曰公無渡河亦曰箜篌謠太白此詞用其名

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士贇曰)楚辭攀天階而下視東漢皇后紀夢攀天而上小臣攀龍而墮事見前飛龍引注漢王褒頌攀龍鱗附鳳翼隋獨孤后紀騎虎之勢必不得下

貴賤結交心不移唯有嚴陵及光武(齊賢曰)宋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翟公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東漢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后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

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
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
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人固
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
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故舊相對累日帝從
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
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
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
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　周公稱
(王贊曰)王粲詩人生各有志終不爲此移
大聖。管蔡寧相容。(齊賢曰)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
太姒文王正妃其長子曰伯邑考
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
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冉季載武王崩
成王少周公專王室管蔡疑公不利於成王
乃挾武庚作亂周公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　漢謠一
斗粟。不與淮南舂。(齊賢曰)漢文帝淮南
王事見前上留田注　兄弟尚路人。

吾心安所從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重〔齊賢曰〕徐庶曰本與將軍圖霸王之業者以此方寸地耳〔士贇曰〕蘇武詩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曹植求通親親表曰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絶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門之異殊於胡越詩云他人有心又豈無他人又謂他人見莊子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又孔子曰人心險於山川矣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開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士贇曰〕九疑峯見前注荀卿子曰桃李蒨粲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彫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眞矣

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齊賢曰〕史記曰管仲少時與鮑叔牙游叔終善待之管仲曰吾始困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我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

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

雉朝飛【齊賢曰】古今注曰雉朝飛者犢牧子所作也徐處士泯宣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作雉朝飛之操以自傷【士贇曰】琴操世言齊宣王時處七牧犢子作也年七十無妻採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飛乃仰天而嘆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不獲因援琴而歌其聲中絕魏武帝有宫人盧女者陰叔之妹七歲入漢宫學鼓琴琴特鳴異爲新聲能傳此曲至魏明帝出降爲尹更生妻放得此聲不絕按揚雄琴清英曰雉朝飛操者衛女傅母之所作也衛女嫁於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曰且往當喪喪畢不肯歸

終之以死傳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於冢上鼓之忽二雉俱出墓中傳母撫雉曰女果爲雉耶言未畢俱飛而起不見所往傳母悲痛援琴作操曰雉朝飛據雄所記與思歸操之言相類恐是說易今太白所作亦但祖犢牧子事韓昌黎亦然無述雉之說者但韓集犢牧子作牧犢耳恐傳寫之訛

麥隴青青三月時白雉朝飛挾兩雌【齊賢曰】枚乘十發伯子牙歌云麥秀蔪兮雉朝飛埤暮日蔪麥芒慈斂切選詩麥隴多秀色射雉賦麥漸漸以擢芒雉鷕鷕而朝雊鷕綺翼而楨過灼繡頸而袞背徐爰曰逸羣儁異之雉不但欲擅一埸又挾兩雌也【士贇曰】莊子逸詩曰青烏之麥生於陵陂續漢書成帝時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潘岳射雉賦擅場挾兩採雌妬異鮑照詩雉朝

飛振羽翼專錦衣繡翼何離褷犢牧採薪感之悲春

天和白日暖啄食飲泉勇氣滿爭雄鬬死繡頸斷〔齊賢

曰〕莊子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士贇曰〕潘岳射雉賦灼繡頸而衮背鮑照雉朝飛詩刎繡頸碎錦臆

雉子班奏急管絃傾心酒美盡玉椀〔齊賢曰〕樂府有雉子斑曲 士贇

曰〕鮑照詩催絃急管爲君舞 枯楊枯楊爾生稊我獨七十而孤棲

彈絃寫恨意不盡瞑目歸黃泥〔齊賢曰〕易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鄭康成曰夷與稊同徒稽切繫辭曰言不盡意應德璉詩身殞沉黃泥

上雲樂〔齊賢曰〕梁周捨上雲樂曰西方老胡厥名文康〔士贇曰〕樂府神仙二十二曲中有上雲樂亦曰洛濵曲

金天之西白日所沒〔齊賢曰〕西方爲金故西曰金天〔士贇曰〕淮南子西方曰昊天詩

慎曰昊白也西方金色白故曰昊也又西方金也其帝少昊許慎曰少昊黄帝之子青陽也以金德王號曰金天氏死託祀於白

康老胡雛生彼月窟巉巖容儀戍削風骨

齊賢曰石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都門王衍見而異之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楊賦曰西壓月窟巉巖高聳貌戍削清臞貌士贇曰莊子太山巉巖陸士衡詩窈窕多容儀司馬相如子虛賦紛紛裶裶揚袘戍削張揖注曰戍削裁制貌通鑑晉安帝紀王羲之風骨清舉上林賦曳獨繭之褕袘眇閻易以戍削郭璞注曰戍削言刻畫作之也宋孝武紀曰風骨瞻視非常士也宋高祖紀曰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偉同上桓玄曰劉裕風骨不恒蓋人傑也

碧玉炅炅雙目瞳黄金拳拳兩鬢紅華蓋垂下睫嵩嶽臨上脣下覷詭譎貌豈知造化神

齊賢曰碧玉炅炅言眼色

碧而有光北夢瑣言

人髮黃鼻綠詩曰卷髮如蠆絹書曰眉爲華盖其眉

長覆目鼻鼻爲中嶽其鼻下偃居

大道是文康之嚴父

〔士贇曰〕繆襲詩造化雖神明

元氣乃文康之老親

形〔齊賢曰〕莊子道與之貌天成之〔士贇曰〕老子曰有物混成先

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晉孫楚石人銘曰大象無形元氣爲母杳兮冥兮陶冶衆有白虎通曰地者元氣生萬物之祖也

撫頂弄盤古

推車轉天輪

〔齊賢曰〕徐整三五曆紀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术華海賦狀如天輪呂氏春秋天地如車輪終則復始高誘曰輪轉也

云見日月初生時

鑄冶火精與水銀陽烏未出谷顧兔半藏身齊賢曰火精日也水銀月也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者陽精也尚書宅嵎夷曰陽谷屈原天問曰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兔在腹注夜光月也士贇曰淮南子天文訓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廣雅曰日一名陽烏

女媧戲黃土團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沙塵生死了不盡誰明此胡是仙真齊賢曰山海經女媧之腸化爲神處栗廣之野注女媧古神女帝人面蛇身一日七十變其腸化爲此神淮南子曰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麻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士贇曰此句乃女媧鍊石補天闕之推耳淮南子道者舒之幎於六合謝靈運詩河洲多沙塵

西海栽若木東溟植扶桑別來幾多時枝葉萬里長齊賢曰山海經

曰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花名曰若木日所入處崑崙西附西極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東方朔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葉似桑長數千丈大二千圍山海經黑齒之北曰暘谷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戴烏郭璞曰扶桑也天有十日迭出運照（王贊曰）淮南子地形訓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曊許慎曰扶木扶桑也在陽谷南陽州東方也

中國有七聖半路頹洪荒

（齊賢曰）莊子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王贊曰）揚子鴻荒之世聖人惡之

陛下應運起龍飛入咸陽赤眉立盆子白水興漢光

（齊賢曰）秦都咸陽郎京兆府咸陽縣也漢樊崇起兵於莒王莽遣廉丹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別由是號赤眉西攻長安求劉氏後得城陽王章之後盆子立爲帝東觀漢記曰長沙定王中子買封舂陵

節侯節侯生戴侯戴侯生考侯以舂陵地勢下濕山
書願徙南陽守墳墓元帝許之徙封南陽白水鄉九
域志白水隷鄧州東京賦龍飛白水是也(王贇曰)東
漢光武本紀論曰王莽簒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
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
泉字文爲白水眞人
叱咤四海動洪濤爲簸揚擧
足躡紫微天關自開張(齊賢曰)韓信曰項王喑噁叱
咤千人皆廢晉志簸之揚之
糠粃在前天文志紫微大帝所居北斗第一星曰天
關(士贇曰)仲長統傳曰豈可鞭笞叱咤惟我所爲者
乎
老胡感至德東來進仙倡五色獅子九苞鳳凰是
老胡雞犬鳴舞飛帝鄉淋漓颯沓進退成行(齊賢曰)梁周捨
上雲樂鳳凰是老胡家雞師子是老胡家狗漢烏弋
山離國出師子孟康注師子似虎正黃有髯耏尾端
茸毛大如斗耏音而耏頰旁毛師古曰即爾雅狻猊
也博物志魏武伐蹋頓經白狼山逢師子格之師子

其師子將至此物踴跳上其頭師子伏不敢起遂殺之

得其一子還未至洛陽三十里路中雞犬皆伏無鳴
吠者（士贇曰）後漢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國獻師子形似麟
而尾角用唐太宗時西域康居國獻師子帝珍其遠命
虞世南作賦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鶴五色而
文名曰九苞鳳見列天下安寧瑞應圖鳳凰者仁鳥
也雄曰鳳雌曰凰莊子乘彼白雲至於帝鄉傳毅舞
賦颯合并沓

能胡歌獻漢酒跪雙膝立兩肘散花指天舉素手拜龍顏獻聖壽

（齊賢曰）維摩詰經云會中有一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
上至諸菩薩悉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於是一
切弟子皆以神力去花終不能去（士贇曰）此數句模
寫其一時之威儀舉措耳釋迦譜云菩薩下生時墮
蓮花上自行七步舉其右手作師子吼曰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此借用其事以形容老胡之狀也漢
高紀隆準而龍顏莊子華封人請祝聖人壽

北斗

戾南山摧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長傾萬歲杯〔齊賢曰〕詩云如南山之壽不崩

夷則格上白鳩拂舞辭〔齊賢曰〕唐禮樂志曰白鳩吳拂舞曲也〔士贇曰〕拂舞歌五曲有白鳩篇亦曰白鳧舞以其歌且舞也亦入清商曲按晉楊泓舞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符[illegible]即符也白鳧舞即白鳩舞也白鳧之辭出於吳人本歌云平平白鳧思我君惠集我金堂謂晉爲金德吳人患孫皓虐政而思從晉也然竭石篇又入出於魏武則知拂舞五篇並晉人採集古國之前所作惟白鳧不用吳舊歌而更作之命曰白鳩篇

鏗鳴鐘考朗鼓〔齊賢曰〕鐘華鐘楚辭注鏗撞也考擊也〔士贇曰〕詩云子有鐘鼓弗鼓弗考

歌白鳩引拂舞〔齊賢曰〕白鳩鳩之白者樂書曰考前漢史拂舞歌詩有白鳩濟濟獨漉碣

石淮南王五篇並施殿庭蓋出自江左驗其歌皆
吳辭也舊謂之吳舞觀楊泓序拂舞自到江南見白
鳧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矣察白鳩之
其辭旨豈吳人患孫皓虐政而思屬晉耶

白誰與隣霜衣雪襟誠可珍含哺七子能平均食不
噎性安馴齊賢曰毛詩鳴鳩刺不壹也其一章云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毛萇曰鳲鳩秸鞠也鳲
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曹子建
責躬表曰七子均養者鳲鳩之仁鳩不噎之鳥士贇
曰孟子云羽之白歟白首農政鳴陽春天子刻玉杖鏤形賜耆
人齊賢曰月令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鄭玄注鳲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又曰鳩搏穀也左氏郯子
曰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
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鳴者也杜預注
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後漢禮儀志仲秋之月
縣道皆按戶比民八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以糜

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

白鷺之白非純眞外潔其色心匪仁闕五德無司晨胡爲啄我葭下之紫鱗鷹鸇鵰鶚貪而好殺鳳凰雖大聖不顧以爲臣（齊賢曰）莊子鷺不日浴而白韓詩外傳田饒曰雞戴冠文也足搏距武也見敵而鬬勇也得食相呼義也鳴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君猶烹而食之劉孝標演連珠曰雞善司晨雞陰晦而不輟其鳴爾雅葭蘆也郭璞曰葦也

日出入行（士贇曰）日出入行即樂府時景一十一曲之一日出行也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入海六龍所舍安在哉（齊賢曰）大冏曰隅隈多有誰知其數爾雅厓內爲隩外爲隈淮南子曰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

詩懸車注曰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
薄於隅淵羲和至此而廻天問曰角宿未旦曜靈安
藏注東方未明是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士）賛曰莊
子曰出於東方入於西極文中子曰日出乎地萬物蕃
息易時乘六龍以御天晉傅玄日昇歌羲和
初攬轡六龍並騰驤阮籍詩梁王安在哉

其始與終古不息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興歇皆自然

（齊賢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莊子
夫道伏羲得之以襲氣母日月得之終古不
息鄭玄注周禮曰終古猶言常也司馬彪氣母元氣
之母易疏曰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一
是太初太乙也前漢律歷志曰太極運三辰五星於
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春秋迭運草木自榮自
落何謝何怨潘安仁詩曰四運紛可喜（士）賛曰逭仲
春令月百草滋榮宋玉九辯秋之爲氣也草木黃落

而變衰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

羲和羲和汝奚汨沒於荒淫之波

魯陽何德駐景揮戈逆道違天矯誣實多

齊賢曰山海經曰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淵注云羲和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堯因是立羲和之官以立四時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搆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九域志汝州魯陽關即魯陽公揮戈退日處尚書矯誣上天士贇曰廣雅曰御日曰羲阮籍詩朝雲進荒淫詩云忘我實多

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

齊賢曰賈誼過秦論曰囊括四海莊子大塊噫氣郭象注大塊者無物也帝系譜曰天地初起溟涬鴻濛莊子若然者豈見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郭象注溟涬甚貴之謂也士贇曰易括囊無咎莊子徐無鬼篇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注云大隗大道也在宥篇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濛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

體黜爾聰明明淪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混混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固自生涬溟司馬彪云自然元氣也此篇大意全是祖莊子內雲將鴻濛問荅之意語多不能盡録試索觀之則見矣謂日月之運行萬物之生息皆元氣之自然人力不能與乎其間也

胡無人

(士贇曰)王僧虔技録相和歌三十八曲中有胡無人行

嚴風吹霜海草凋筋幹精堅胡馬驕(齊賢曰)出自劇北門行曰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強注竿箭幹公旦切(士贇曰)梁元帝纂要冬月厲風嚴風寒周禮冬官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鮑照詩何用獨精堅古詩胡馬依北風漢家戰士三十萬將軍兼領霍嫖姚(齊賢曰)史記闐顏之役漢馬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

四萬匹糧重不與焉朔方之巡武帝勒兵十八萬騎
以見武節使郭吉風告單于此漢兵至盛也亦未至
三十萬而太白云爾豈合步騎言乎抑討祿山之師
自有三十萬乎漢書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爲嫖姚校
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封去病爲冠軍侯
服虔音飄搖師古曰嫖匹妙切姚羊召切嫖姚勁疾
之貌荀悅漢紀作票鷂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尚票
姚之字耳今讀書者音飄搖不當其義詩人恨於韻
旣有二音姑從其一（士贇曰）票姚字音
辯見第五卷塞下曲第三首末句下注

流星白羽腰閒插劒花秋蓮光出匣

（齊賢曰）陳孔璋賤曰飛鬼流
星注言疾也家語曰白羽若
月上林賦曰彎蕃弱滿白羽（士贇曰）魏文帝典論選
茲良金命彼國工精而鍊之淬以清漳光似流星名
曰飛泉崔豹古今注吳有白蛇紫電辟邪流星青冥
百里六劒吳越春秋秦客薛燭善相劒吳王取純鈞
示之薛曰光乎如芙蓉始生其紋如星行其光始波
溢於溏郭元振劒歌琉璃匣裏吐蓮花錯鏤金環生

明月

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金甲

齊賢曰唐武德二年析甘州之福祿瓜州之玉門置肅州有玉門縣玉門關開元中沒吐蕃因其地置玉門軍〔士贇曰〕西域高昌偉正觀四年侯君集討定高昌先是國謠曰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幾何不殄滅東漢西域論曰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又臧宮論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

雲龍風虎盡交回太白入月敵可摧敵可摧旄頭滅

齊賢曰易乾封雲從龍風從虎西陽雜俎曰太白聞祿山反作胡無人詩曰太白入月敵可摧祿山死日果見太白入月史記天官書旄頭胡星也〔士贇曰〕此詩必作於上元之間據太史之占而言也按唐書天文志上元元年五月癸丑月掩昴昴占曰胡王死三年建子月癸巳月掩昴出昴北八月丁卯又掩昴後漢天文志月太白主奎婁胃昴畢觜參又主邊兵又晉天文志曰昴七星又爲旄頭胡星李白總言之以太

白也自茲數年之後安史相繼滅亡恢復兩京即此詩而驗諸史蓋可知矣**履胡之腸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齊賢曰〕崔豹古今注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曰紫塞〔士贇曰〕劉向新序曰野人之用兵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或曰紫塞者岱山有紫壇號城傍有草草生紫色故曰紫塞**胡無人漢道昌**〔士贇曰〕左傳子毌謂秦無人漢文叙傳系我漢道武帝制曰寖明寖昌之道詩至漢道昌一篇之意已足陛下之壽三千霜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兮守四方一本云無此三句者是也使蘇子由見之必不肯輕致不識埋之誚矣東坡云今太白集之有悲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齊己輩詩也僕亦曰此詩末後三句安知非此輩所增乎已致使太白貽譏於數百載之後惜哉雖然東坡能辨之類瀕直致譏焉[illegible]

去後人與正法眼藏者必蒙賞音

北風行（士贇曰樂府有時景二十五曲中有北風行）

燭龍棲寒門光曜猶旦開日月照之何不及此唯有北風號怒天上來（齊賢曰淮南子燭龍在鴈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注龍銜燭以照太陰身長千里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又曰八紘之外又有八極北極之山曰寒門注積寒所在故曰寒門天問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士贇曰天不足西北無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也）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齊賢曰唐地志幽州范陽郡幽都縣武德元年曰燕州嬀州本北燕州宋大明中几日雪花降殿庭右將軍謝莊下殿雪集衣白上以為嘉瑞軒轅黃帝名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應劭曰在漢上谷郡涿鹿縣（士

贇曰韓詩外傳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淮南子地形訓汾出燕京注曰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冀州浸史五帝紀黃帝居軒轅之丘）

幽州思婦十二月停歌罷笑雙蛾摧倚門望行人念君長城苦寒良可哀別時提劒救邊去遺此虎紋金鞞靫中有一雙白羽箭蜘蛛結網生塵埃（齊賢曰王景元詩思婦臨高臺雙蛾蛾眉也戰國策齊王孫賈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陸士衡從軍行曰苦哉遠征人非戍長城阿苦寒行曰劇哉行役人慊慊常苦寒史記高祖曰吾提三尺劒取天下出自薊北門行曰分兵救朔方鞞靫箭藏也家語白羽若月張景陽詩蜘蛛網四壁）士贇曰史五帝紀肇十有二州注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於是爲十二州也長

城事見前注鮑照詩留我一白羽將以分符竹箭空在人今戰死不復迴不忍見此物焚之已成灰黃河捧土尚可塞北風雨雪恨難裁齊賢曰朱浮責彭寵曰以漁陽結怨天下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毛詩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士贇曰韓非子曰死者始而灰已而上

俠客行士贇曰樂府俠遊二十五曲中有俠客行

趙客縵胡纓吳鈎霜雪明齊賢曰莊子說劍篇趙太子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吳越春秋吳王闔閭既寶莫邪復命於國中作金鈎令曰能爲善鈎者賞之百金吳作鈎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鈎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爲鈎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鈎乎作鈎者曰吾之作鈎也貪而殺二

子釁成二鉤王乃舉衆鉤示之何者是也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鉤俱飛著父之胸吳王大驚曰嗟夫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沈存中曰吳鉤乃名刀彎今南蠻用之曰葛黨

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齊賢曰徐敬業詩汗馬躍金鞍陳孔璋賦曰飛兎流星注流星疾也士贇曰辛延年羽林郎詩銀鞍何焴爚鮑照詩賓御紛沓颯鞍馬光照地

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齊賢曰鄒陽吳王書曰兵不留行莊子說劍篇莊子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士贇曰江淹詩拂衣釋塵務史老子傳良賈深藏若虛

閑過信陵飲脫劍膝前

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爲

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齊賢〕曰史記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魏有隱士
曰侯嬴年七十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嘗置酒會客
坐定從車騎自迎侯生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
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
久立公公子顏色愈和侯生乃就車至家坐上坐酒酣
公子起爲壽罷酒侯生謂公子曰朱亥賢者世莫能
知故隱居間耳史貫高爲人能自立然諾曹植詩季
布重然諾楊惲書酒後耳熱拊缶而呼烏烏〔士贇〕曰
史記游俠傳曰布衣之徒設取與然諾千里誦義死
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盧諶書曰意氣之間
靡軀不悔選七啓曰慷慨則氣成虹霓司馬相如大
人賦垂絳幡之素蜺救趙揮金槌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
赫大梁城縱使俠骨香不慚世上英〔士贇〕曰史魏公子無忌傳魏安
釐王二十年秦破趙長平軍又進圍邯鄲公子姊爲
趙平原君夫人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

草參破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風讓魏公子公子患之乃用侯生計請如姬於王臥內竊虎符奪晉鄙軍使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其軍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初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向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軍侯生果北向自剄詩云徐方震驚爾雅赫赫兮烜兮威儀也

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齊賢曰漢書揚雄傳雄校書天祿閣上又曰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三



